

王勝時遊記

瓠園集筆記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出版

王勝時遊記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者 韓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廣益書局

三三八號

分發行所

廣州 南京 南昌 漢口 重慶
長沙 北平 開封 萬縣 成都

廣益書局

吳序

王子勝時。足跡半天下。前後紀游共四卷。以授其友吳子。在蕭寺逆旅與客共讀之。卒業。客作而歎曰。樂哉王子。極天下之高深以爲遊觀。而文章能發其勝。視柳子厚蹙蹙一州而求水石於數里間者不遠勝乎。吳子愀然曰。王子之遊。正王子之憂患也。何樂之有。夫王子少有大志。思翱翔紫清。建非常而垂不朽。詎意鰲極弗奠。三山播蕩。鳳羽見羅。鸞雛并斃。於是薤青骨瘞。苞羽皆傾。陋巷饘粥。資以贍之。資生無餘。六喪未舉。勁骨強項。不得不因報劉而屈。委曲從俗。貌愉神瘁。山川滿目。皆岬岬也。繁卉皇皇。皆桑棘也。以是爲樂。非知王子者也。客曰信然歟。則葬親以後。奚爲復出也。吳子曰。夫倫紀固相依爲重者也。友朋之倫。輕於君親。然使有濟於君親。則友朋亦重矣。晏子春秋

曰。養及其親。則死之。吾藉彼力以葬親。縱不以死報。而遽謝絕其將伯之請。豈人情哉。故王子之可仕而不仕。其素志也。不欲遊爲親也。

遊至六七。推愛親之餘。不敢負良友也。彼曹丘以口舌雇金錢。茂秦以篇什當羔鴈。皆王子所吐棄。而不爲者矣。客曰。夫人樂至則詠長。哀來則聲咽。文爲心聲。形乎所感。今王子紀遊之作。古骨雋采。驚動一世。豈其不樂而能爲之乎。吳子曰。此非其樂也。才有餘也。今夫樵者腰鐮。牧者折箠。足濟於用矣。及使王孫爲樵牧。則杖龍淵以刈葵藿。持步光而磨雞豚。旁人駭之。而彼不過出所固有耳。王子之文章。樹骨於兩漢。擷采於晉宋。皆越遊時淬厲所成。後且恣意以言。無不合轍。譬伯牙鼓琴。久入化境。豈專恃山水而後成其窈眇哉。客曰唯唯。吳子遂書其語。以爲序。吳麒題。

序

秋風正厲。索居無聊。因至卡德路之舊書肆。購舊籍以遣興焉。過一攤。冊籍疊陳。刊圖狼藉。架之角。瞥一書。封皮已碎。塵漬斑然。翻閱之。則王子勝時之漫遊紀略也。執讀一二頁。覺其文采斐然。亟以國幣一角購之歸。窮一日又半而畢閱是書。

王子勝時。名士也。性情清傲。熱情充溢。處事維誠。交友重義。擁有熱腸。而以冷眼觀世。讀王子之書者。當可想見其爲人。當明祚之陵替也。江山易色。王子不欲出遊。而不得不遊。誠如吳子麒所言。貌愉而神瘁矣。從來貧困威逼。英雄失色。衣食窘人。名士低頭。且王子抱經世之才。而終未能大致其用。此爲千古所同憾。讀者其亦有感於斯

文。

全書計分越遊。閩遊。燕遊。齊魯遊。粵遊。楚遊諸篇。均其作幕賓時所紀遊蹟。凡目有所見。耳有所聞。心有所感。足跡所經。罔不筆之於冊。於各地之風土民物。大至一山一川。小至一舟一輿。莫不有系統整然之紀載。讀其閩遊一篇。而神往於其清茶之解渴。與佳果之可啖。讀其齊魯遊。楚遊諸篇。則巍巍端肅之泰山。林木蔭翳之武當。高寒奇險之峨嵋。泊乎蜀道難行之真情實況。莫不繪影繪聲。如身歷其境。王子於情景物態之描摹。技術可謂工矣。

此外。如明末清初生民塗炭之慘況。清廷之措施。與吳三桂叛清之始末。於粵遊。楚遊諸篇中。亦均有簡賅扼要之紀敘。當時情景。乃王子所親歷。當爲信史。可以徵信。故是書也。小之足以供臥遊勝具。大之

足以補輿志史乘之闕。

如是好書。如是妙文。烏可不傳。爰經整理。以公於世。讀者諸君。其弗以余爲多事乎。是爲序。

韜漢

廿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書於醉月軒

福爾摩斯代表作

看完下面所列的八集偵探小說，便覺得其他的小說平淡無奇了，每一集有獨特的精彩，每一章有奇險的佈局，能使你哭，能使你笑，看到萬分緊張時，更能使你透不過氣來，絕不故甚其詞，凡是看過汪君著品的人，都這樣地說！

彩面斷頭亭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八分
彩面七山王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八分
彩面梅花暗殺團(六)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二角四分
彩面半片殘照(五)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八分
彩面兩世冤仇(四)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彩面毒蛇慘案(三)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彩面落魂崖(二)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彩面神秘的殺人針(一)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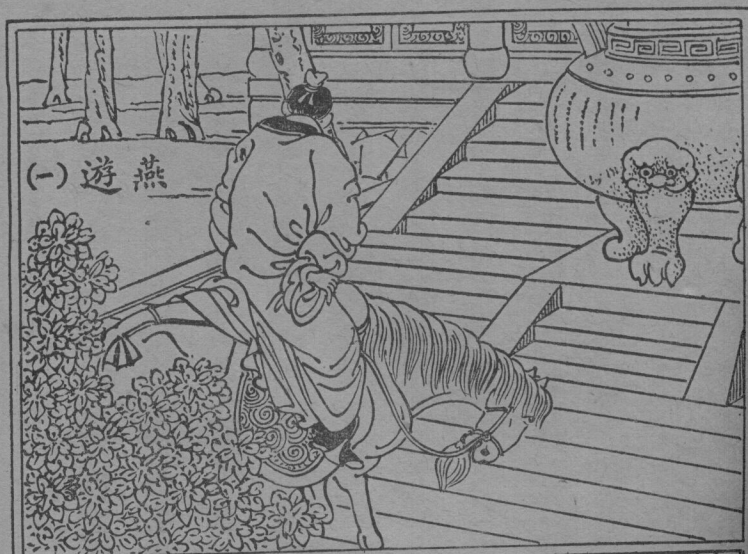
越遊
(一)



越遊
(二)







(一) 遊魯齊



齊魯遊
(二)



王勝時遊記目次

越遊	一
閩遊	五
燕遊	一二
淮遊	二〇
齊魯遊	二六
粵遊	五〇
楚遊	六二

王勝時遊記

越遊

余年十有四。始師事大樽陳先生。時歲在壬申。先生方以古文詞倡起東南。墻宇高峻。士之及其門者。造次不能自達。予以童子隅坐。晏如也。先生成進士歸。而廬居三載。益切劘於學。時時過從。誨有加焉。及先生之官越州。予遽先慈喪。苦次疾作。先生聞之。貽書見慰。且曰。越中山水之勝。晨夕寓目。舍中清曠。庭除鳥雀。殊宜書史。敢屈從者。予初失恃。復嬰疾。未忍去倚廬。請於先君。先君曰。師命也。孺子勉之。余遂以癸未春適越。越州治。負臥龍山。李邸居西。舊有宛委齋。先生築堂於其前。漳浦黃公以八分書署之曰。清音。又贈言題柱云。

愛物若騶虞。指佞如屈軼。黃公者。先生座師也。會稽羣山。皆在堂前。遠岫參差。雲物回互。昏旦萬變。郭內萬井鱗次。樓榭繡錯。亦有因山成墅。亭亭隱見。堂中周列圖史。橫陳琴几。予處堂之右。左則先生寢室也。越中吏事清簡。旦起出堂。皇治簿書。不移晷而畢。歸坐堂中。讀書自若。遇快意。輒呼余並讀之。或命余檢視某書某卷某事摘發靡遺。有所著撰。端坐凝神。間一微步。拂几疾書。授予高誦。相與鼓掌爲樂。或授簡於予。予遜謝不敏。先生聶之。一言之獲。必加獎掖。間出以示座客。予心愧焉。時山陰劉忠端公方里居講學。先生赴講席歸。則又爲予極論天人性命。指予請質所疑。窮探幽蹟。嘗自作往復數次。終日亹亹無倦色。每日晡。先生秉燭讀書。聲琅琅徹戶外。夜分未止。予嘗假寐以待。或遙呼予。問云何。予從寐中起應。先生讀書必至午夜。

。繼以談讌。及就寢。則雞且鳴矣。旋辨色而興。其勤若此。考功夏忠惠公聞之。貽書相戒。以葆生宜子爲言。先生感其言切。乃損三之一。聞漏二下卽出室談讌。縱論古今治亂成敗之數。下及當世之務。有慨于中。則太息而起。或環柱而走。往往罷酒。亦已漏三下矣。是歲秦寇日熾。而楚帥左良玉潰兵南下。吳越岌岌震動。夏秋之際。予從先生往還虎林。慨時撫事。悵悵不樂。自此遂有乞歸之志矣。先生性高簡。門無雜賓。至是。時時稱病謝客。予所睹記一歲中。以講學至者。婁東張受先先生也。以談風角至者。閩中蔡山人無能故相高陽孫公客也。以治神器至者。海上陳博士仲台。故相徐文定公甥也。我鄉戚友以遊覽至者。顧偉南張子復子退曹魯元謝禔玄宋轅文周宿來也。周子則與蔣子大閱先余從越遊者也。其同舍者。惟盧鹿田與予二人。越中名士升堂者。王玄

趾毓著輩不及數人而已。歲暮先生以督軍綰赴南都。予請歸省。甫抵里而聞婺州許都之變。當事亟檄先生歸撫之。降其衆而還。時甲申之正月也。事載先生之年譜中。予馳赴越。則變已平矣。仲春先生量移南銓。士論皆失望。而先生以得遂歸養志。聞之忻然。亟命治裝。未行。旋以平婺變功。改除黃門。非先生意也。先一歲冬至。吳越間大雷電。是春陰霾。積月不解。去越之日。大風拔木。雨暴至。如盛夏時。蓋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云。

客曰。子適越。曾未覩夫越之名山大川。何言遊。曰山川不以人重哉。甲申以來。越之賢士大夫。先後殉國者。非先生所嚴事。卽誼友也。先生事大母歿。而後終厥志。從先生者。未有與也。此宋景之徒所爲僚慄於遠行也。